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01)04-0112-(06)

## 试析《莫比·迪克》的叙述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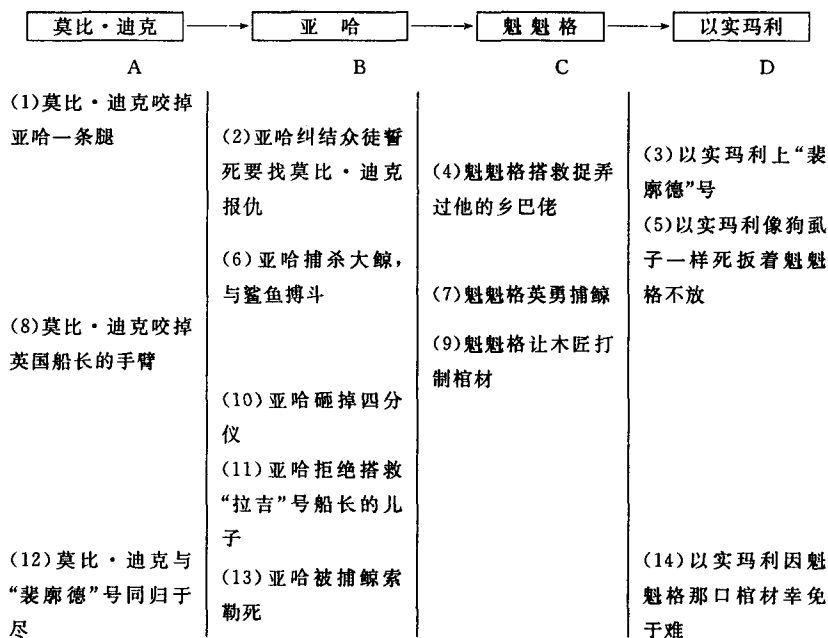
华 蓉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赫尔曼·麦尔维尔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杰出的小说家,其后期作品《莫比·迪克》(又译《白鲸》)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在小说里,以实玛利被分裂成了两种不同的角色,从角色一到角色二的转变实则实以实玛利的精神历程,而亚哈与魁魁格则是该历程中以实玛利所经历的两个重要的精神阶段。是摒弃还是吸纳,将是本文讨论的焦点。

**关键词:** 莫比·迪克;分裂;精神历程;叙述结构

兰·乌斯比曾说:《莫比·迪克》“是一出戏剧”,<sup>①</sup>不仅如此,它更是一出人类的戏剧;而推动戏剧发展的其实就是在以实玛利的思维意识中不断展开的沉思冥想——探索人类生存的基本意义,寻找能解释世间万物的终极现实。以下图表一借助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理论,试图打破小说线性发展的情节,从叙述者以实玛利的视角出发,揭示小说的母题。



(图表一)

收稿日期:2001-05-18

作者简介:华 蓉(1976-),女,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像一曲交响乐,它不是在一个单线上展开而是同时存在许多变体;把神话分解为许多基本因素(他称之为“神话素”),然后将它们组合排列起来,便能破译出这个神话的密码,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sup>②</sup>依据这一理论,图表一将《莫比·迪克》庞大的叙述系统简化成了一系列相关的单元。

D—A:征服/驾驭——莫比·迪克与以实玛利之间的关系为对象与主体的关系,以实玛利征服莫比·迪克、抑或驾驭莫比·迪克的过程实则他对那条“庞大的头角峥嵘的怪物”<sup>③</sup>赋予文学生命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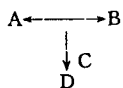
D—B:驱除——莫比·迪克与亚哈的关系同样是对象与主体的关系;亚哈是以实玛利尝试驾驭莫比·迪克的必由之路,但最终实玛利没能将亚哈疯狂的血液完整地注入自身体内,相反他试图驱除已被占据的亚哈成分。亚哈最终的毁灭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以实玛利摒弃亚哈思想的胜利。

D—C:亲和——(5)“以实玛利像狗虱子一样死扳着魁魁格不放”;以实玛利对魁魁格开始十分害怕,但不久他便认为魁魁格是个“野化了的乔治·华盛顿”。<sup>④</sup>在大鲸客店中,两人同床共枕,以实玛利感觉自己就像魁魁格的妻子,并用“度蜜月”之类冠之。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又是魁魁格的那口棺材使以实玛利免遭劫难,魁魁格在以实玛利的思维意识中成为不可缺少的温暖的港湾。

D<sub>1</sub>—D<sub>2</sub>:分裂/重和——在这个庞大的叙述系统中,以实玛利作为人物性格/D<sub>1</sub>和叙述者/D<sub>2</sub>被区分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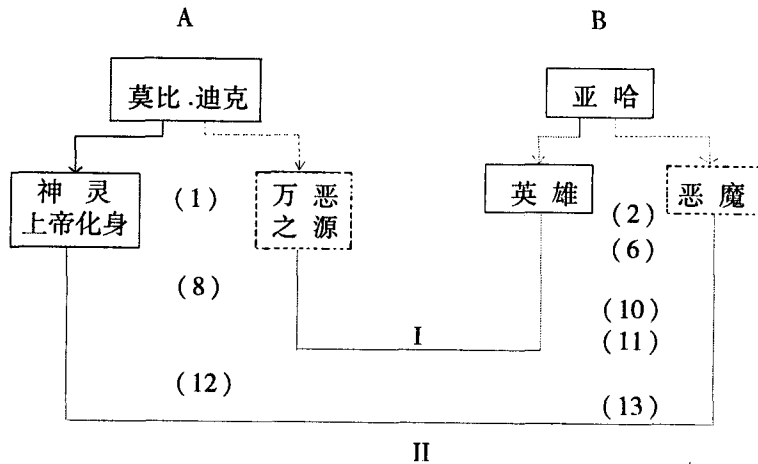
人物以实玛利是一个普通水手,一个未开化的人,其名字出自《旧约·创世纪》,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与妻子撒莱的使女夏甲所生的孩子,后撒莱自己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便将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了家门。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了你的苦难”,耶和華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可见以实玛利是一个为社会所唾弃的不开化人的原型,尽管他能够得到上帝的庇护。叙述者以实玛利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懂得历史和数学,读过拉伯雷、洛克和康德的著作,并经常引用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中的话,“他讲述的要比他经历的多”。<sup>⑤</sup>事实上,以实玛利已被分裂成两种不同的角色:年轻的以实玛利和长大的以实玛利。凯瑞·马克斯威尼(Kerry McSweeney)认为年轻的以实玛利是属于陆地与岸边的,而成长后的以实玛利是属于海洋的,其思想所折射的是其遭遇海洋经历之后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危机感;他还认为,作为叙述者,成长后的以实玛利具有一种焦躁不安而变幻莫测的思维意识,以及对人类生活深邃的洞察力。<sup>⑥</sup>例如,在最后的灾难到来之前,他讲了很多他根本一无所知的、秘密的话,“我要感谢上帝,因为大家都有疑惑,只是许多人都否认罢了。可是疑惑也好,否认也罢,有神力相助的却为数不多。把对尘世万物的种种疑惑与若干天意的直觉混搅在一起,就会弄得既没有善男信女,也没有心怀二志者,只造成了一个把它们都一视同仁的人。”<sup>⑦</sup>而在“裴廓德”号与莫比·迪克相遇前夕,以实玛利似乎又重新混入了船员当中,他不再是那个通晓往昔的人,也不比其他船员知道得更多:分裂的以实玛利重和了。

A→B→C→D:莫比·迪克是以实玛利面对的客体对象(事实上,莫比·迪克是三者共同的客体对象),亚哈、魁魁格则是以实玛利经历的两个精神阶段,或者说,是两种接受选择的精神状态。以实玛利努力驱除自身乃至人类思维意识中的亚哈成分而趋向魁魁格主义。D<sub>1</sub>—D<sub>2</sub>重和过程展示了以实玛利的这一精神历程:从理论思维到现实世界,从柏拉图式的臆断到事物的现象的转移过程。从另一方面,这一结构模式亦可转化为:



——莫比·迪克与亚哈自足而构成一个互补的体系,魁魁格作为中介或半导体,担当了入侵者以实玛利企图打破 A—B 自足体系的辅佐者的角色。

### 1. A—B 自足体系



(图表二)

A 列与 B 列在各自相关单元的支配下分裂成两组相悖的义项或因素。A 列负级义项与 B 列正级义项建构一个自足体系,即体系;相似地,A 列正级义项与 B 列负级义项又建构另一个自足体系,即体系。无论何种建构方式,A 列与 B 列自身的二元对立以及 A—B 列之间的互补自足已被确定。以下先阐述 A、B 列自身的相对性。

首先,亚哈是撒旦和普罗米修斯两个原型的杂糅。亚哈的名字出自《旧约·列王纪》。他是以色列的第七代王,他十恶不赦,是邪恶的象征,在与犹太王约沙法作战时,被箭射死。“裴廓德”号船长亚哈最后被自己放下的捕鲸索勒死,葬身鱼腹,其结局与《旧约》中的亚哈王如出一辙。亚哈这一人物,被美国文艺评论家卡尔·范多伦称为“南塔开特的魔王”,<sup>⑨</sup>他为了发泄自己个人的仇恨,一意孤行,无视船东们的利益,置船员的生死于不顾,并充分利用自己作为船长的职权的威信,对水手们进行威逼利诱,甚至故意砸掉四分仪,让水手们死心塌地地追捕白鲸,最后使所有的船员(除以实玛利外)都葬身海底。亚哈成了一个撒旦式的恶魔,代表“恶”的正是他自己。

从另一层面,亚哈同时又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普罗米修斯是一个反抗神明、反对习俗常规的英雄原型,他为对抗暴力而斗争,甚至不惜被缚在高加索悬崖上每天被鹰啄食肝脏的痛苦;在亚哈那儿,一种类似的不畏不惧的气质在闪耀,面对亚哈所谓的超自然的力,他显露出“一种无限的,最坚决的,不屈不挠的神气”,以及“一种坚定不移的,永不妥协的顽强精神”。<sup>⑩</sup>他既像拜伦笔下的该隐那样背叛天意,铤而走险;又似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样永不满足,探索不止;最后他像弥尔顿笔下的力士参孙那样义无反顾地与敌人同归于尽。亚哈的外表就像一个“刚从火刑柱上解下来的人,虽然火焰烤干了四肢,却没有把四肢烧掉,也分毫没有损及他那久经风霜的结实躯体”,他那冷酷的相貌,高大的身材,活脱是一座雕像,“有如切林尼雕出来的柏修斯”,<sup>⑪</sup>怀有永不可侵犯的尊严和异乎寻常的决心。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那个“硬汉子”桑提亚哥或许就源自亚哈这一形象,在这一层次上,亚哈—桑提亚哥同属一个文学原型,即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者原型。

其次，与亚哈构成自足体的是一条带有传奇色彩的白色巨鲸。它有着“雪白异常的、皱结的前额，和一个高高的，金字塔似的白色背峰”，<sup>⑩</sup>它常常在海洋中翻腾，施展出可怕的魔力，使无数捕鲸者葬身大海。水手们说，“莫比·迪克是无所不在的，实际上它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另一个地方”；<sup>⑪</sup>它更是不朽的，铁叉对它毫无伤害，即使身上插遍了簇簇铁枪头，它仍能安然无恙地游来游去，而“它在突击的时候又一再表现出那种无以伦比的充满机智的阴险”，<sup>⑫</sup>不禁使人畏惧。莫比·迪克成了一种超自然的、对人类怀有敌意而又难以征服的神秘的意象或世间一切“恶”的化身，“举凡一切最使人狂怒和痛苦的事情，一切足以搅起事物的残渣的东西，一切附有恶念的真理，一切使人焦头烂额的东西，一切有关生命思想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鬼神邪说，一切的邪恶等等，都是莫比·迪克的明显化身。”<sup>⑬</sup>

莫比·迪克同时又是上帝神力的象征。“在它那硕大、柔和的头顶，由于它那无法言传的沉思默想而挂着一顶雾气重重的华盖，而这种雾气——你有时看得到——又被彩虹照耀得光辉灿烂，仿佛上天已经批准它的思想似的。”<sup>⑭</sup>《旧约·约拿书》中，约拿因不敬神，违背神意而被一条大鱼，即鲸所吞吃，这是上帝的鲸，代表了上帝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旨意。

在A—B体系中，无论体系或体系，都能达到自足互补的最终效果。体系中，莫比·迪克是和那些原始的传说中的恶龙、海怪同属一类的，是那些肆虐于创世之际的混沌的力量的象征；而亚哈则是柏修斯、圣乔治式的人物，自愿担当起救世的重任，去实现《以赛亚书》中的预言（《莫比·迪克》开头的“引文”中有《圣经》的这一部分），去“屠杀海里的恶龙”。体系中，亚哈故意造孽，亵渎神明，他说：“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sup>⑮</sup>因为如果服从上帝，我们就必须违抗自己。两个体系一负一正，或一正一负交织在一起；两者共通处在于，对亚哈而言，莫比·迪克是那堵紧逼着他的墙，惟有打穿这堵墙，戳穿这面具，才能获得自由。正如那西萨斯因无法抓住自己那个映在水里的苦恼柔美的影子而备受折磨，亚哈则因囚禁着他的那堵墙而变得疯狂；<sup>⑯</sup>那是“一种反抗的自我与一种压迫性的超我所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sup>⑰</sup>牛顿·阿尔文归结了亚哈追猎莫比·迪克的终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个性仅仅成了一种幻觉，生命也似乎在渐渐褪去，除了“由从上帝莫测高深的潮汐借来的海洋所赐予的摇摆的生命”。

## 2. C—中介

魁魁格是以实玛利赖以打破A—B自足状态的辅助者：一方面魁魁格与A—B间接发生关系，另一方面魁魁格是以实玛利在精神上所亲和的对象，也是以实玛利在主观上暂时认同的一个精神状态。

当“裴廓德”号孤独地航行在“无涣无涯，像上帝一样高深莫测”<sup>⑱</sup>的汪洋大海时，“裴廓德”号与到处充满危机的海洋形成了对立关系。而亚哈是“船上的可汗”，海洋又是莫比·迪克的栖身场所，于是，“裴廓德”号与海洋的对立转化成亚哈与莫比·迪克的对立。如果将“裴廓德”号看成一个集合体，那么魁魁格就是这一集合体中的一个元素，他具备该集合体的基本属性，即归属于亚哈同时对立于莫比·迪克。如此，魁魁格与A—B间接发生了关系。

对以实玛利而言，是魁魁格让他重新获得了信仰。在上“裴廓德”号之前，或者说，在遇到魁魁格之前，以实玛利不仅意气消沉，而且痛恨人类。而当魁魁格柔和、悦耳又富有人情味的声音一出现，以实玛利原先那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音调便渐渐淡化了，“我感到内心在溶化，我的破碎的心和发狂的手不再抗拒这豺狼似的世界”，<sup>⑲</sup>以实玛利开始信仰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爱，并以此为精神支柱追寻“捉摸不定的生命之灵”。

在A—B体系中，魁魁格是作为亚哈的助手与莫比·迪克对抗的，尽管魁魁格在主观上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然而正是这一不确定的含糊的角色，使以实玛利有足够机会接近并且切入A—B自足体系中，进而驱除亚哈成分，随后取而代之。

### 3. D—入侵者

以上论述了以实玛利“入侵”A—B体系的基本目的,即借助魁魁格的精神力量,驱除自身的亚哈成分。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亚哈、魁魁格为以实玛利所选择的过程。下面先对亚哈、魁魁格各自的精神状态作一比较:

亚哈是一位19世纪的思想家,对世上存在的罪孽与丑恶持有悲剧性观点,而这种悲剧性观点正是来自他那抽象的、极端的人道主义。他不愿在大是大非上作出现实主义的妥协,他要求将美与丑、善与恶绝对地分离开来;即使“有点儿人情味”,<sup>⑨</sup>他那难于言表的“深重痛苦”仍把他拉向悲剧的深渊。亚哈是把理想化的与经验主义的东西搅在一起了,他为横在人类的需求与实际的经验之间的天堑而痛苦:一方面,他太理想化、太执着了,所以他不愿用冷漠的眼光看待人类的苦难,不肯采取享乐主义的态度而降低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他又太经验主义了,不允许自己不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而任由自己的思想在直觉和想像的领域里漫游。亚哈是属于那类具有极其敏感的人性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就痛苦、就愤怒、就反抗,于是悲剧就开始了。他能感觉到这极度的罪恶——在这冷漠的、不道德的世界上创造出了具有自我表现意识的生物,这实在是可怕的玩笑!亚哈的追捕行动实际上是一场维多利亚时代的复仇梦,是绝望前的基督徒对背叛了的基督教预言的宇宙的进攻。

与亚哈的抽象主义相对照的是魁魁格具体的、实际的人道主义。C列中,(4)魁魁格搭救捉弄过他的乡巴佬;(7)魁魁格英勇捕鲸;(9)魁魁格让木匠打制棺材(后使以实玛利得以生还)。这些行为无疑异于亚哈对一般的、抽象的问题的迷恋。魁魁格所致力的是具体的、特定的人道行动,甚至付诸了行动,他也根本不明白他的行为的抽象意义,“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他应该得到一块投水者救济会之类组织的奖章”,倒是以实玛利为他明确地表达了他可能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事情:“普天之下是个大家合股的世界。我们生番必须帮助这些文明人。”<sup>⑩</sup>

以实玛利从魁魁格主义中认识到:人类的相互依存是必然的,这是个不可逃避的现实。正是人类在集体劳动以及在与大自然一次次的搏斗中体现出来的团结一致,才使人类得以生存。如果把人类当作一个抽象的观念来对待,并让它与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相对;陷在纯理论的,或深奥的冥思苦想中,以寻求天地万物的生存意义;或不顾一切追求最高真理,那么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是毫无意义的,生存是荒谬无聊的,一切尘世间的满足都是虚假的。亚哈曾痛苦地向鲸鱼的神秘的头质问:“你看到这双双紧抱的爱人,正从他们那燃烧着的船上跳下去;他们心贴心地沉入汹涌的波涛中;在上天似乎对他们不忠实的当儿,他们却是彼此忠诚的。你也看到在午夜的甲板上,那个被谋害了的大副让海盗抛到了大海里,好久才掉进了那夜阑人静似的贪得无厌的血口里,但杀害他的凶手却仍无损地继续航去——突然一阵迅疾的闪电教邻船吓得发颤,它本来是可以把那个真正的丈夫载到那个双臂伸得长长的,渴盼的人儿那里去的,头啊,你已经看得连天上的行星也能剖析分明,可以使亚伯拉罕也变成了异教徒,可是这会儿却一言不发!”<sup>⑪</sup>亚哈“天生的理智”与“极其痛苦的身心”使他把偶然的、个人的痛苦与普遍存在的痛苦联系在一起,于是亚哈被推向了悲剧的深渊。在以实玛利看来,抽象的思想既无用又危险,对最高真理的迷恋无异于荒唐的、自杀性的行为,而魁魁格则“好像具有一种苏格拉底的智慧”,以实玛利甚至从魁魁格“那浑身可怕的刺花中,看到了一个质朴的灵魂的许多痕迹”。<sup>⑫</sup>很明显,魁魁格成为以实玛利在精神上所亲和的对象,以此以实玛利竭力冲破A—B自足体系,试图用自己健全理智将亚哈包裹起来,然后吞噬它。在A→B→C→D这一精神历程中,以实玛利企图征服或驾驭莫比·迪克的意愿在《尾声》中以失败告终,但是以实玛利绝处逢生的喜剧性结局标志了以实玛利精神历程的圆满完成,也宣告了以实玛利摒弃亚哈主义在理智上的胜利。

就这样,年轻的以实玛利成长了;他以魁魁格主义为精神指导,驱除了自身的亚哈成分,而作为

另类声音侵入 A—B 体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成长后的以实玛利并没有以魁魁格主义代言人的身份与魁魁格形成某种体系,魁魁格最终也被以实玛利摒弃了;魁魁格随同“裴廓德”号一起葬入了大海,而他让木匠制造的那口棺材替换了他的角色。于是,这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以实玛利先借助异教徒那富有人情味的人道主义,否定了基督徒疯狂而抽象的人道主义,随后又反过来否定了异教徒,最后以一种独特的非介入的方式停留在事物现象的更高的层面上,而始终没能提出解决的办法。与亚哈疯狂的、非人性的人道主义相比,以实玛利看似充满人情味的守望哲学有时也显出某种苍白的无望;在摒弃魁魁格具体而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同时,以实玛利那袖手旁观以期通过他人的努力使自己能像人一样活下去的“人道主义”就显露出过多的非人性的一面。亚哈说:“我所敢做的,我就有决心做;而我有决心做的,我就要做!”<sup>⑥</sup>以实玛利则以一种“温和的无赖”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他所期盼的只是精神上的安宁,尽管它可能只是一种虚幻的、自己编造出来的安宁;事实上这只能在他自己的思维意识中维持下去,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可能逃避真实生活中随时都会出现的两难境地,才能避免作出生死攸关的、在伦理道德上却界限模糊的决定。

在 A→B→C→D 结构模式中,以实玛利无疑是个成功者;然而作为被抛弃者的亚哈似乎在叙述中又出现了过多的声音。自“裴廓德”号启航的那一刻起,以实玛利便失去了他的声音,取代他的是亚哈那低沉而阴郁的旋律,并且在《尾声》之前自始至终保持着最强音的首席地位。在这里,亚哈无疑是作为一种否定的存在被肯定下来的,这或许是该结构模式自身庞大而无暇顾及细节的一处疏忽,然而用“无可奈何”来形容这一所谓的“疏忽”,或许会妥贴得多。

注释:

- ①兰·乌斯比:《美国小说五十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②转引自赖干坚编《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评介》,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③④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曹庸译:《白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译文序第6页,译文第9,70,524,173,172,256,257,258,524,229,149,71,176,88,437,70—71,235页。  
 ⑤沃尔夫冈·凯瑟:《谁是小说叙事人?》,《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⑥Kerry McSweeney: *Moby Dick; Ishmael's Mighty Book*,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6, P. 28.  
 ⑦转引自 Brain Harding: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ntext, 1830—1865*, Methuen & Co. Ltd, 1982, P. 189.  
 ⑧转引自虞建华编:《20部美国小说名著评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 An Analysis of Moby Dick's Narrative Structure

HUA Rong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Helman Melville was an outstanding novelist during the American Romantic period. *Moby Dick*, one of his late works, is a kind of majestic epic which possesses enormous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dig out the real meaning of this fiction through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his fiction, Ishmael is separated into two different characters. The transition from character one to character two is actually Ishmael's spiritual progress. And Ahab and Queequeg are two significant spiritual periods that Ishmael experienced. Whether to abandon or to absorb is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Moby Dick, division, spiritual progress, narrative structure

(责任编辑:卢大中)